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四之五

~~99  
57~~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57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儒學部

讀書 勤學 不讀書附

群書要語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萬章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韓進學解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父因呼書卷為黃妳怡神養性如乳媪也金樓子不讀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語十一

詩句閉門讀書史清風窓戶涼韓讀書松竹林韓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四

古今事實

朝讀百篇

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墨子

帝編三絕

孔子晚喜易讀之帝編三絕鐵摘三折漆書二滅

讀書止羊

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莊子

能讀墳典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即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讀書糟粕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君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夫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莊天道

刺股讀書

蘇秦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擔新讀書見新門

晝則讀書

劉向專精思於經術晝誦書夜觀星宿

閉戶讀書

後漢孫敬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

戶先生

鑿壁讀書

匡匡康衡勤學家貧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其光讀書

帶經而鋤

倪寬授業孔安國貧無資傭作帶經而鋤每休息輒誦讀在大學為弟子都養

讀未見書

章帝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五行俱下

應奉讀五行俱下

三餘讀書

董遇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其義自見從學者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答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三國志注

賃書寫誦

吳闞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為既畢誦一徧

護雞讀書

高鳳自旦讀書至夜不怠妻曝麥于庭冷鳳護雞時暴雨不覺水漂其麥

倚柱讀書見雷門

燃薪讀書

晉臯誠夜燃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

囊螢誦書見螢雨

宵鐘讀書

南史丘仲孚少好讀書常以中宵鳴鐘為限

隨月讀書

齊江泌少貧晝日斫柴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書升屋

讀書萬卷

梁陶洪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

讀書相譏

劉昫為僕射傳迪為左丞傳讀書而不能義劉惟讀老莊而已  
傳道劉云止讀十二卷何足多劉道傳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  
可謂書麓世說

止解讀書

隋劉行本為右庶子時劉臻胡克讓陸爽並以文章為太子所  
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

乘牛讀書

唐李密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見曰何書  
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也素奇之

黃卷對聖賢

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  
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願讀祕書

唐李邕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直祕書嶠曰祕書萬卷豈時

月能言耶固請乃假之未幾辭去嶠試問奧編隱帙其辯如響  
嶠曰子且名家

折節讀書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  
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  
無不該覽

隨處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  
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則閱小詞蓋未嘗頃  
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庠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  
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

所作文多在二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歸田錄

懷餅讀書

郭宣徽達少時日懷二餅讀書於京師西樓上饑即食其餅沽  
酒一升飲再讀書紙暮歸率以為常

煮粥讀書

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劉先生讀書於長白山日煮一升粟米俟  
其凝晝為一塊且暮各食其一後官至參政

夜話勝讀書

唐彦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若止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

讀書澆習

山谷與入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藏火讀書以下係勤學

後魏祖瑩初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灰中藏火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梁沈約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勞生疾常遺滅油滅火

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輒篝燈密室不令母知蒙求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

石介李觀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與大

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言行錄

唯勤讀書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曰無他術惟勤讀而多為文自工世患作文少又懶讀每二篇出節求過入如此鮮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知有味東坡雜記

恨不讀書以下係不讀書

宋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北齊盧潛與弟士遠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後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坐不讀書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獨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皇夢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邵氏後錄

掉書袋

見不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錄蠹書魚辭

楊大年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且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

所以扶世而佑民亦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墮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二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二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以降迄于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剗刻經典浮華相綜巧偽相銜剗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聖人之道日以刻薄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有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去



書貴熟讀

朱元晦

書只貴熟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知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却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正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終是靛脫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得讀人之

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論語孟子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要模寫他之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語錄

古詩

讀書堂詩為朱智叔作

陳師道

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囁嚅一旦登吏部筆硯隨掃除閉門畫眉無隔屋聞歌呼奉公用漢律寧復要詩書俛首出跨下枉此七尺軀為邦得畿縣政密自計疎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簿領外築室課典謨平生五千卷還

舍不間途近事登唐漢稱以詩自娛復作嫵事飲醉卧擁書可奴  
桃李春事繁軒窓晝景舒鳴屋鳩渴雨窺簾燕哺雛休吏散篇  
帙風篁獻空翠忻然一啓齒斯民免爲魚

李氏讀書堂

葉正則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矧今治華  
屋山翠湧前除風煙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二人烏紗恰子弟綠  
羅襦新粧爾紙印上記開闢初展卷忽有得快如奏齊竿効哉  
造其微勿逐皮毛麤

烏江史氏讀書堂

張安國

漫有五車書不讀豈似一編勤過目癡兒驚高肆蠹書魚巨富牙  
籤塵滿屋市南水竹一畝空平生腹笥史長公閉戶却歸得真

樂真搜萬古窺鴻蒙淹留歲時亦何有策勳茲事要持火吾家  
文昌讀書處好在溪山落君手上方治定登文儒東觀石渠森  
寶書望公起直承明廬從來海內知名士須讀人間未見書  
律詩

讀書呈幾復一首

黃魯直

身入群經作蠹魚斷編殘簡伴閉居不隨當世師筆句頗識楊  
雄善讀書  
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  
是不完書

讀書有感二首

朱元晦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

頭活水來上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雜著係勤學

### 古人勤讀

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燃，則讀書。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天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大學。  
顏氏家訓

## 作史

群書要語：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玉藻汗簡：以火炙簡

令汗取其青，易書後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後吳祐傳注

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劉子玄傳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朱敬則傳宰相升沉人於數十年

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下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歿生權也。孫

可之文。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穀

梁序：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韓文

詩句：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杜鮮明左氏辯，馳騁馬遷筆。歐

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山谷

古今事實

孔子作春秋

孔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世家哀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於是年

司馬遷史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記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事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本傳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為太史令掌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本傳

班彪父子

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求成而卒明年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又獨立丁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記表傳志九十九篇本傳

汗青無日

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每欲載一事皆闔筆相視舍

毫不斷故劉子玄曰頭白可期汗青無白

史文之難

范蔚宗作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得一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文字作皮輩步里容談

私憾曲筆

陳壽為諸葛亮書佐得捷百下後論武侯云應變將復非其所長

乞采作佳傳

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下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

覓字解米見與竇為尊人作佳傳下不與之竟不為立傳本傳

陳壽卒詔下河南遺吏賈紘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

子改父史

晉孫盛為祕書監著晉陽春秋詞直理正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乃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鄉門戶事其子拜謝請刪改之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已寫兩定本寄墓舍伯西分

子襲父史

王銍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辭鄙拙無件不倫是書次第可觀皆

其父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本傳

私撰晉陽秋

宋王韶之私撰晉陽春秋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

史筆不公

北齊魏收脩魏書不甚能平脩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抑之當使入地初收得陽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沒其惡而增其善書成衆口喧然號為穢史

不忘私憾

北齊崔悅初為常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悅曰魏收輕薄徒耳又欲陷收以不孝之罪收銜之收後典國史悅恐被惡言乃說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評南北史

唐李延壽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作紀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紀傳謂之南史允作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穢辭過本書遠甚本傳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識特為繁帳陳正敏避齋閑覽

天子不觀史

唐文宗就起居舍人魏摹取記注觀之摹不可日記注兼書善

惡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何嘗觀之對曰此向者史臣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世乃止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

直筆不避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脩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然歟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所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世

史官豈為金米

唐劉九濟為著作郎常曰史官善惡必書權豈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來僕乃視若浮雲耳

實錄盡竄

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抑方贊

司馬公作通鑑見辭舉門

宋子京脩唐書見寵妾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人禍天刑

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歿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誅班固廢歿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歿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魏收天絕宋孝主誅歿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

事文類聚

卷之四

七

史記

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與劉秀才論史書

班馬優劣

張輔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此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明其大才也名士優劣論

評前代史

唐子西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漢書亦為來生種

矣

對偶難施於史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筆匏佐鼓聲非所宜云宋宗文筆記

評孫公唐史

司馬溫公書孫公唐史後云孫公之翰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甲之急他貨賄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公私必間則增損改易未

事類彙編

卷之四

十四

後言堂



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轉取脩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驅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之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

評東萊大事記

呂伯恭大事記辯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大抵謙退不敢當作書之意故左傳通鑑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洪張湯姦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又曰東萊大事記做時已自感疾了

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代只千半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煞有工夫只二句要包括一段意

評尊堯集

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鬧却不於道理上理會蓋他只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他都不曾改得却只是把持如云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目錄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

評東都事畧

先生嘗看東都事畧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因閱陳無已傳他好處却不載問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童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

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或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朱語錄

古詩

羽史

劉彥冲

禽殫繁弱棄兎盡韓盧亨英雄起乘時時祖力難爭精蒐閉尺  
冗壯骨颺飛塵淒涼千載下聞風凜如生羸秦失其鹿圖王各  
崢嶸斯人顧盼間漢楚分重輕臣雖替末路君亦寒初盟豈不  
念疇昔石戰同艱辛誰云漢網疎豪俊屢拂綵高蹈欣擊鮮括  
裘同飲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 聖王制衣

群書要語傳彼雲漢昭回于天

棧樸

風行水上

易虞夏之書

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揚問神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

揚子聖人矢口而成言

同上

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劉禹錫柳子厚

詩句龍鸞炳天章

李

始和雲華第一篇

楊誠齋

華文類聚別集

卷之五

聖王制衣

舜作歌

舜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武王作誡

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不忘危存無忘亡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太公金匱

漢祖作歌

漢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王霸之用心乎

漢武作歌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乃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文中子曰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所萌乎君前當遜

宋文帝以鮑昭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本傳

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宮體詩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如子五

元宗作詩

宋璟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陳乾耀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日察元宗賦詩稟述自寫與之

元宗餞詩

天寶十二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道士還鄉遣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元宗和詩

開元初蔡孚賦東海龍興觀偃松篇元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文宗聯句

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白長

宋太祖詩

太祖徵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

宋孝宗詩

孝宗作新春喜晴末聯云神京應未遠當繼沛中歌又春賦云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為家

古今文集

詩話

君臣不可爭能

按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次帝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胃外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  
綠復能作此語耶若溪漁隱曰人君不獵與臣下爭能故煬帝  
伎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亦當悟其微旨如  
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嘗以拙筆書宋文帝好  
文章自謂人莫不能及鮑昭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語故二  
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 文章

為文敏鈍

題品

瑕疵

文人相推

文人相輕

文人自負

因人而重

鬻文自售

潤筆

因文致窮

文有神助

年老才盡

年老益奇

群書要語

風行水上

漢卦

其文炳也其文蔚也

華

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青沉浸醲郁含英咀華

韓文

內無其質而外學其

文若雕脂鏤冰

費日損功

稀寬論

文若春華思若湧泉

曹子建

作王仲宣誄

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

文以意為主

以氣為輔以詞為衛

魏文論

時時應事作俗語下

筆冷人慙及示人人以為好

小慙以為小好

大慙必以為大好

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

蔡之孟荀以暢其文

蔡之莊老以肆其端

蔡之國語以博其趣

蔡之離騷以致其幽

蔡之太史公以著其繁

柳文學者當取三

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

三多之中持論為難

王壺清話載歐

公語

凡人作文須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

東坡語又云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適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情態橫生東坡書凡為文章拙毋巧寧朴無華寧粗無弱寧辟毋裕陳后山詩話因論今人作文好用難字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景盧較過入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者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朱語錄

**詩句**舒文廣國華顏延年清文煥皇猷韓文章惟小技於道末為高韓文章憎命達柳本賣文為活翻冷室倒懸杜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杜一生不得文章力百日空為飽暖家劉禹錫與來筆力千鈞重歐

**古今事實**

**歷代文章**

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語八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語三商書之前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之東長矣柳文文類序文章與時高下二代之文至戰國而病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大政麗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全故必混一而後大振柳文序西漢之文章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陳后山集自梁宋之季雕蟲道喪平頭直尾尤忌於時對語儻詞盛行于世史通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朱語錄

**歷代文士**

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橫病韓非

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槌提絕滅之為窳  
 窳荒恠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俊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  
 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銜氣焰理藏腐蝕  
 頽波橫流浮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岳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  
 得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飄逸果  
 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峯  
 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  
 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新篆而拙迹每見回宮  
 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李推諷領子  
 敦書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黃  
 仲舒之文綏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却

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  
 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  
 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多是模倣前  
 人而作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  
 厚見其如此却作真符以及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朱  
語錄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  
 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  
 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  
 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大弱無收拾了康衡多有  
 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朱語錄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  
 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

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倣效以下並只依舊到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柳子厚亦有雙關之文向來看道是他初筆文字後將字譜看乃是晚筆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交雜又曰文章到歐陽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同上

文當學遷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杜子美唐庚

奸人譏彈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奸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羨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為王儉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容齋隨筆

建安七子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臣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湯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魏文帝典論



亭苑徧題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南史

文止嘲詠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汚人行止外史構机

心皆錦繡

紫雲僊李有英風焉吾每見之常醉且吾曰凡心肝五臟比且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李白送仲弟令問序

多檢書冊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談苑

文成不記

甫里先生陸龜蒙平居以文章自怡未嘗點竄塗抹者紙札相歷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自作傳

大手筆

蘇頲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辭尚奇詭

李賀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逕

夢人授筆

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第

夢剖腸

五代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本傳尹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寤遂開徹徧明六經

語助濟甚事

宋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曰語助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錄

以古文倡

文章自唐之末日淪淺俗浸以大散宋柳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卒不能振天聖初尹師魯與穆伯長矯時所尚以古文為主

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文風一變言行錄

好讀大誥

宋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楊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示最好大誥故景文多謹嚴至脩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文貴乎改

老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章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以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晚年多改為前作可見大畧呂氏童蒙訓

作文須靠實

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

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陽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  
張承業及官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巖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  
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超發人意思  
疾行無善迹以下係為文敏鈍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  
臯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  
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西京雜記

同前

枚臯為賦善於東方朔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敏疾受詔輒  
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遲速懸絕

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宋希聲嘗各勅  
擬樂府者各一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  
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繪满眼

文思敏速以下係敏

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  
阮瑀據案而制書祢衡當食而草奏吳類要

倚馬成文

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李白嘗曰  
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世以倚馬事為李白非也學林

食頃即成

後魏呂思禮太祖命為露布食頃便成

人謂宿構

范雲為文每下筆立就人謂宿構

文典而速

南史裴子野梁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群臣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且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義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旨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造筆味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七步成詩

擊鉢成詩

刻燭賦詩以上見詩門

運筆颯颯

口授羽檄以上見檄門

占授朕朕見詔門

腹藁

王勃每作碑頌先磨墨數斤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文不加點時人謂之腹藁

七步而三

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城賜衣父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字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官

人迫之去公權應聲成文姚切而覺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尔乃三馬

文思遲鈍以下係鈍

相如濡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沈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文心雕龍

十年構思

左思欲賦三都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中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墻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為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都城為之紙貴

空齋卧思

隋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

齋陽壁而卧聞戶外有次便怒其沉思如此

思遲辭草詔見詔所

孟韓之文以下係題品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剗剗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注大河渾浩流轉駢龜蛟龍萬恠邊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老泉上歐公書

騷生於怨

屈平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矣本傳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

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然。君至山鬼篇，不可  
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  
不著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真。朱語錄

文有自來

賈誼鵬賦：流源自種兮來。步里閑談

文氣踈宕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  
宕頗有奇氣。蘇子由集

作出師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簡而盡，宏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  
為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坡集

碎金

桓溫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  
碎金。

玄圃積玉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焉。本傳

唐諸賢文

燕公之文，有如榦木枝幹，結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  
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如應鍾鼗鼓，笙簧鍾磬，崇  
牙植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  
甲，延且平野，如雲如風，有驅有虎，闐然鼓之，誠可畏也。賈常侍  
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交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刑

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如金鑿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  
 糊內亦體骨不凡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壑穿倚河漢長松  
 恠石傾倒豁豁然而畧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  
 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自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  
 謹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廩廡戶牖悉開然  
 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  
 一道衝風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義旣之  
 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警然  
 高遠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紀矣 皇甫湜集

同前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矯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

金羨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霧  
 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  
 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  
 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刑而薄滋味許景倩如豐肌膩理雖  
 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  
 王翰如瓊杯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 駱賓王傳

韓退之文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撲剗偽以真粹  
 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又  
 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

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  
甚本贊退之為文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勺  
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卒澤於道德仁  
義炳如也本漢作韓集序

柳子厚文

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道本傳玉珮瓊  
裾大放厥詞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蔡文  
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  
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辯論語下篇尤害道李杜題柳集

盈川之文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

號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信然文藝傳盈川之  
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則信  
然愧在盧前謙也本傳

權生之文

權生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訥和寂寥乎短  
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韓林集序

韓柳之文

柳學處便絕似乎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  
不必如此自有好處朱語錄

盧韓之文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



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孫樵與王霖書

晉唐之文

歐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宋朝之文

劉子澄言語宋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朱語錄

國初渾厚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詩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款

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陽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亦有甚拙底猶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六乙之學

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坡作集序

六乙之文

歐陽子之功為多坡作集序

六一之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有人見歐陽公醉翁亭記。草前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朱語錄

李泰伯文

李泰伯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之類。周禮論如太宰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章氣象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朱語錄

老蘇之文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朱語錄

二蘇之文

東坡中制科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脩英宗實錄。謂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邵氏後錄

東坡之文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是如此掃去。氣象不同。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朱語錄

南豐之文

曾南豐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逼。又曰。南豐文却近實。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亦

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列女傳序說：「南處好擬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朱語錄

山谷之文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本欲言皇恐之甚，却不知與夏畦關甚事。朱語錄

后山之文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歛衽，便是令人都無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皇帝飛白書記，太段好曲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它文亦有大局，從不好。

者同上

致堂之文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又曰：上殿劄子論元者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好。朱語錄

三傳之失

以下係瑕疵  
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序。

真偽難辯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猥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作。

明矣年世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遯齋閑覽

考究不精

司馬相如叙上林曰丹水紫淵灑滙涇渭分流相背而異態灑  
灑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  
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  
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  
天二千尺無乃與太細長耶防風氏身橫九畝長三丈九畝乃  
五丈四尺如此則防風之身乃一餅餒耳此文章之病也

相如之失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詩之風諫何以  
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  
奏雅本贊

子雲好奇

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  
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  
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后山詩話

時有小疵

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蒼海流芥未易貶者 抱朴

蘭亭叙之疵

王羲之蘭亭叙世言昭明不入文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云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弦絲竹之句語衍而複為少逸之累耶遜齋閑覽

陳植之疵

陳植作武帝詩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輕浮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虫施於尊極不其甚乎文心彫龍

作賦欠意

張融作海賦又詞詭激與眾獨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監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百發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齊書

號等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一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等博士朝野僉載

號點鬼簿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畧陸士衡之所訛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號點鬼簿同上

韓文之疵

韓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燕假於韶以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周家之盛然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遊體

唐徐彦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鸞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

銑溪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舟犬以竹馬為條驂後進效謂之  
澁體朝野僉載

文不必換字

宋景文公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看以諷  
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窳匪貞札闡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  
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  
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震不及掩耳者係再改

錦繡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  
如泉水迅急湍悍至如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東齋記事

衲被

楊文公為文章所用故事常於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  
之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呂氏家塾記

記用賦體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  
體后山叢談或傳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  
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  
體製而後工拙蓋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  
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攻之優竹樓而劣醉翁  
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山谷與何靜翁書

記用傳奇體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

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硯所著小說也

歐文之疵

歐公五代史官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 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 朱語錄

歐蘇之疵

六乙文有斷續處如祕演詩集叙秩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接仁宗飛白書記文不加制詰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

比黃夢升黃庠墓誌銘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又曰歐公自做六乙居士傳疑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二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更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 朱語錄

蘇文之疵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為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為舜只得為子產又說古人為射時因觀者群聚遂行選士之法似今之聚場相撲作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楊鱣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問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記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記中全無發明先生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又問潛珍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道理便看不得有尾皆不相應起頭

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論事似司馬相如東坡畢君堂記只是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大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奈入何相似此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率莫消長也此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真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者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他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



流行不也也東坡之說便是筆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之義答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是這樣食字碑本後赤壁賦身二道士當作一字疑筆誤也或送東坡所作温公神道碑先生曰坡公此文說得却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九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不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

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其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東坡趙清獻公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十流人物等句南豐必不說牛語錄

子由文之疵

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討箇性來合湊着此成甚道理

小巫見大巫以下係文人相推

吳張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此語出華子神

氣殫矣

輟翰

王延壽有俊才少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

閣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粲等閣筆不敢措手

便壞已書

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其後湛明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

欲焚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

不復措手

左思三都賦成自以所作不讓班張恐以入廢言安定皇甫謐為序張華見而歎曰讀之者盡而有餘又而更新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手而笑與陸雲書曰此間有餘又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絕歎伏遂輟筆不復措手

詩成驚歎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欣然不巳約及朝賢驚歎竟日

賦成相遜

宋文帝詔群臣為赤鸚鵡賦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人傑遂隱其賦

舅甥相遜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放出一頭

歐公與梅聖俞書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用覆晉旆 以下係文人相輕

楊雄著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晉旆也本傳雄作太玄遺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論衡

詩賦相嘲

謝莊有口辯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辭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因詩相嘲

張祐詩有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名之為問頭詩祐亦看之曰問頭之謂固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豈不是目連變

不讀南華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異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益怒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一篇

因文相嘲

王荆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介甫袁州學記乃學校策耳西清詩話

譏五代史序

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著糞

衛官屈宋

以下係文人自負

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屈宋作衛官本傳

奴僕命騷

李賀使朱亥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杜牧作李賀集序

自矜其文

歐陽公之子棐曰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集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石林燕語

因序而重

以下係因人而重

左思字太冲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其蜀陳留衛瓘又為作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

事文類聚房集  
之紙貴本傳

求序之難

唐書處厚子正蕃纂修文集求序於先執李翱十年不得竟以  
艱言別求於劉賓客禹錫乃始得之

舌耕

以下係醫文自佳

賈達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盈積或云達非力耕舌耕也王  
子年拾遺記

筆耕

王勃能文讀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張著  
翰林盛事

酬絹九千疋以下係潤筆

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脩福先寺湜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  
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醉  
援筆立就度遺以車馬繒綵其厚湜大怒曰今碑字三千一字  
三練何遇我薄也度笑酬以絹九千疋本傳

文字潤筆

見墓誌門

孔子孟致窮

以下係因文致窮

六經作孔子削迹不位矣孟子述子輿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  
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  
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

因詩致窮

見詩門

江神助風

見九日門以下係文有神助

得江山助

見詩門

神助詩句

見科目門

還錦才盡

以下係年老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夜夢一人自稱張蓋曰前以  
正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曰那得  
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既無所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蹙矣  
還筆才盡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  
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  
筆一授之後為詩辭無美句入謂才盡

仕才俱退

齊丘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王儉曰立公仕官不進才  
亦退矣

身老才壯

以下係年老益奇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  
壯齒宿而意之新

年老益奇

見後山谷答王觀後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唐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二變高祖太宗太難始夷江左餘  
風締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為之霸元宗好經術群臣稍厭

雕琢崇尚理致崇雅黜浮氣益渾雄則燕許擅其宗是時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轉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答李生書

皇甫湜

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恠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嶽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又曰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

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徧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所當嫉者生羨才勿似之

答王觀復書

黃魯直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退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

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萎蕪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與洪駒父書

黃魯直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又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學者末事然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

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又曰可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耻罵天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謹勿襲其軌也

文體有三

朱元晦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



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語錄

文不能貫道

朱元晦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先生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問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是這道理。如何有病？先生曰：不然。這文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語錄

與汪尚書書

朱元晦

去春賜教語及蘇文，以為世人讀之，正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

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非，則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在者，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者，幾希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粗見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矣。亦孰能禦之。

古詩

齋居感興

朱元晦

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葩藻爭先冠  
倫魁淳風反淪喪優優胡為哉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  
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  
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題一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柵樞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  
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一翁二季對相  
望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太科異等固其常小却  
盛之白玉堂典謨雅公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

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後生不作諸老古文體變化未可量  
口一律如吃卷妖狐幻人如陸梁虎豹却走逢牛羊上帝惠顧  
祿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前驅吳回後炎皇絳旂丹轂失冠裳  
從以甲冑萬里行乘風縱燎無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授公以  
柄扶病傷土如稻苗待公秧臨流不渡公為航如太醫士治膏  
盲外證已解中尚僵探囊一試黃芪湯一洗千年新學腸老生  
塞口不敢寔向來枉殺今尚強請公別試囊中方

詩話

孫丁齊名

丁晉公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元之延譽嘗言一人可使百太  
充脩撰掌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至孫丁如今便

今教脩撰二字文章似六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五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930